

魯迅詩歌注

第四冊

紹興魯迅撰 平湖周振甫注

魯迅詩歌注



中華書局

魯迅詩歌注卷四

紹興魯迅撰 平湖周振甫注

悼丁君^(二)

如磬夜氣壓重樓^(一)，剪柳春風導九秋^(三)。瑤瑟凝塵清怨絕^(四)，
可憐無女耀高丘^(五)。

〔一〕繫年：

此詩見於《魯迅日記》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參見《無題》（「禹域多飛將」）注〔一〕。詩

中「夜氣」作「遙夜」，「壓」作「擁」，「瑤」作「湘」。這首詩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濤聲》週刊第

二卷第三十八期，署名魯迅。丁君，即丁玲，湖南臨澧人，當時左翼作家聯盟成員。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

被捕，解往南京。當時盛傳她在南京遇害，魯迅因此寫了這一首詩。抗戰時期丁玲在延安從事創作活

動。她的代表作有《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

〔三〕磐：指大石。重樓：指層樓。

〔三〕剪柳春風：本于賀知章《詠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九秋：秋季。

九十天，即秋末。

〔四〕凝塵：瑤瑟上凝聚著塵土，指沒有人去彈了。清怨絕：清怨的聲音斷絕了。這是說彈瑟

的人已經不在了。錢起《歸雁》：「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歸來。」

〔五〕高丘：見《湘靈歌》注〔三〕。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失蹤，魯迅得到這個消息後，很是氣憤。六月二十六日夜，《致王志之》說：「現在她的生死還不詳。其實，在上海，失蹤的人是常有的，只因爲無名，所以無人提起。楊杏

佛也是熱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殺。」到二十八日寫了這首詩，認為她已被害。到七月三十日寫《偽自由書·後記》，提到丁玲「失蹤的事，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因此，到九月二十一日《致曹聚仁》：「舊詩一首，不知可登《濤聲》否？」決定把這首詩發表，這詩即刊在《濤聲》二卷三十八期上，控訴反動派的罪行。

這詩的開頭指出反動派的白色恐怖象大石那樣沉重而黑暗地壓在層樓上，使人感到窒息。「剪柳春風」原來是指春風象一位能工巧匠，把柳葉剪得細而可愛。這裏加

以變化，剪裁柳葉的春風導致肅殺的深秋，造成花草的凋零。指李偉森、柔石、胡也頻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是在春天裏犧牲的。九秋是草木零落的季節，這裏把「剪柳」比做反動派殘殺五位作家，扼殺文藝，使得文藝界花樹凋零。傳說中有湘靈鼓瑟的話，湘靈是女神，所以用來作比。瑶瑟不再彈奏，不再有女來光耀高丘，這都是從謠傳丁玲的遇害來的。魯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五月疑當作六月）《致婁如暎》說：「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爲社會計，犧牲生命當然並非終極目的，凡犧牲者，皆係爲人所殺，或萬一倖存，於社會或有惡影響，故寧願棄其生命耳。」這是說

寧可相信她已犧牲的謠傳。

這首詩的題目是《悼丁君》，詩確是爲丁玲而作，但它的意義卻不是題目所能限制。正如魯迅說的，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失蹤的人是常有的」，所以這首詩的意義，還有哀悼其他失蹤而被害的革命者在內。《離騷》裏「哀高丘之無女」，這個女本指賢人，不限於婦女。這首詩的普遍的意義在於深刻地揭露反動派罪行，哀悼有才能的人的被害。

贈人二首^(二)

明眸越女罷晨妝^(一)，苕水荷風是舊鄉^(三)。
唱盡新詞歡不見^(四)，

旱雲如火撲晴江。

秦女端容理玉箏^(五)，梁塵踴躍夜風輕^(六)。須臾響急冰弦絕^(七)，

但見奔星勁有聲^(八)。

〔一〕繫年：《魯迅日記》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午
後爲森本清八君寫詩一幅云：『秦女端容弄玉

箏……』。又一幅云：『明眸越女罷晨妝……』。詩中「理」作「弄」，「但」作「獨」，「勁」作「動」。」

〔二〕越女：王維《洛陽女兒行》：「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
江頭自浣紗。」越女本指西施，這裏泛指美女。

〔三〕苻：見《蓮蓬人》
注〔二〕。

〔四〕「唱盡」句：劉禹錫《踏歌詞四首》之一：「春江月出
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

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歡是女方指她的愛人。」

〔五〕秦女：相傳秦穆公女名弄玉，能吹簫作
鳳鳴，這裏泛指能彈奏的女子。 箏：樂器，
似瑟，

十三
弦。

〔六〕梁塵踴躍：譬喻音調的振盪動人。《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引《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歌者

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七〕冰弦：指潔白的弦。絕：指斷了。

〔八〕奔星：《爾雅·釋天》引「奔星」注曰：「流星大而疾曰奔。」

這兩首是寫聽歌女唱歌之作，都有含意。越女生長鄉村，所以苻水荷風是她的故鄉，她的愛人也該在鄉下。可是她被迫離開了鄉村，學唱新的歌曲。她看不見自己的愛人了，她看到旱雲象火一樣撲到晴江上去，給苻水荷風帶來了極大的災禍，她的內心是極度痛苦的。這裏寫出在天

災人禍的迫害下，鄉下的女孩子的痛苦遭遇。秦女正容彈箏，音調具有極其動人的力量。一會兒音調急，弦子斷了，只看見流星猛地飛過象有聲似的。夏天夜裏常有流星，這裏是寫所見，但不僅是寫所見。古人用星象來比人事，把星的落下比喻重要人物的死亡，這裏的弦斷星奔，可能暗指藍衣社的恐怖暗殺。在那樣恐怖中，盡力保障人權的楊銓被暗殺了，這正象流星的降落那樣勁而有聲，震動了當時的人心。

「響急冰弦絕」，有一種解釋：「箏音急驟，戛然而止。」指音突然停止。按白居易《琵琶行》：「間關鶯語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灘。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
又：「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前一個「弦凝絕」，指弦音象在冰下發出幽咽的聲音，成爲冷澀，即漸漸低沉，好象要停止那樣。後一個是弦音突然停止。所以前一個不是弦絕而指音絕，所謂音絕，是音低沉得象絕，其實沒有絕。後一個指「如裂帛」，也不是弦絕。解作「戛然而止」，同後一個「如裂帛」一樣，也不指弦絕。再說，這裏的「弦絕」倘指音絕，那與星墜好象不相應。弦斷與星墜相應，所以還是解作弦斷。

這兩首詩在藝術上很突出，就是前面寫的同後面寫的

來一個突變，這個突變給人驚心動魄的效果。象第一首，「明眸越女罷晨妝」，這個越女已經離開家鄉到了都市，晨妝打扮後「唱盡新詞」當了歌女，說她在懷念所愛的人，這是可以想得到的，突接「旱雲如火撲晴江」，確是想不到的。這是藝術上的映襯手法，一面在都市里裝扮的越女在唱歌，一面是鄉下鬧旱災，這兩個不同的鏡頭在映襯，顯出都市中人在聽歌作樂，鄉下的人在旱災的威脅下掙扎，通過一個歌女的悲苦心情把兩者結合起來。

第二首寫秦女彈箏，彈到音調極高時弦忽然斷了，這樣寫已經不尋常。寫弦斷的過去也有，弦斷而配上「奔星

勁有聲」，這確實是前人所未道，寫得很突出。

這種藝術手法是高度的思想所決定的。作者寫歌女，倘寫她唱得好，演奏得好，那就跟當時人民的苦難無關，寫不深。從歌女寫到她的遭遇，寫她的心情，就比較深。再寫出「旱雲如火」，把人民的苦難也聯繫起來，就寫得更深了。寫弦斷已經不尋常了，再配上「奔星勁有聲」，這就跟當時激烈的政治鬭爭聯繫起來，寫得很深。作者具有這樣的革命思想，才能寫出有這樣高度藝術技巧的詩作來。

無題^(二)

一枝清采妥湘靈^(一)，九畹貞風慰獨醒^(二)。無奈終輸蕭艾密^(三)，

卻成遷客播芳馨（五）。

〔一〕繫年：《魯迅日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後得河內信。爲土屋文明氏書一箋云：『一枝

清采妥湘靈……』即作書寄山本夫人。」土屋文明，日本著名詩人，是山本初枝的老師。他的著作有詩集《冬

草》、《往返集》等。

〔二〕清采：指清麗的彩色，即香花。 妥：使安寧。妥湘靈，祭獻給湘水之神。 湘靈：

見《湘靈歌》注〔一〕。

〔三〕畹：一說三十畝，一說十二畝。屈原《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九畹貞風，指蘭花貞潔的風姿。

慰獨醒：安慰高潔的詩人屈原。《楚辭·漁父》：「衆人皆醉而我獨醒。」獨醒指屈原。

〔四〕蕭艾：屈原《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芳草比君子，蕭艾比小人。這句指反動

派走卒在上海的衆多。

〔五〕遷客：

被放逐的人，屈原被放逐，因稱遷客。

播芳馨：

傳播芳香，指宣傳革命文藝。

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集結了一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反革命軍事「圍剿」。這年，蔣介石的法西斯組織藍衣社，派到以上海為中心的滬寧、滬杭甬沿線，計有十組，特務達二百多人。藍衣社在上海一帶進行綁架、暗殺，上海成了極端恐怖的世界。進步人士被寫上藍衣社的黑名單的有十多人，楊銓、魯迅、茅盾都上了黑名單，楊銓被特務暗殺。特務組織在教育界也很猖狂，當時上海的暨南大學已經法西斯化，從校長鄭洪年以下有不少教授已經加入特務組織，其他各大學也有特務組織滲入進

去。「無奈終輸蕭艾密」，正是指特務的橫行，指一些人的墮落到投靠特務組織。就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上海的革命文化戰線，還是有力地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取得了很大勝利。

當時瞿秋白同志在上海，有時住在魯迅家裏，有時住在魯迅家附近。跟魯迅緊密合作，進行反文化「圍剿」的戰鬪。他寫了《關於女人》、《王道詩話》、《伸冤》等很多戰鬪的雜文，用魯迅用的筆名由魯迅投寄上海各報刊發表。早在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二年夏初的《北斗》雜誌上，瞿秋白同志發表了很多篇戰鬪的雜文，後來結集為

《亂彈》雜文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他還寫了不少的雜文、詩和小說，後來結集爲《文藝雜著續輯》。在這時期，他還寫了《論大眾文藝》以及關於文藝、翻譯、文學史、新文字等的論文，還介紹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翻譯了蘇聯的革命文藝創作，編定了《魯迅雜感選集》，並寫了長序，成爲評價魯迅雜文的力作。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瞿秋白與魯迅》講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裏，瞿秋白同志在一天裏寫了《關於女人》、《真假堂·吉訶德》、《內外》、《透底》、《大觀園的人才》五篇戰鬥的雜文，說：「能在同一天裏寫作出來，真使